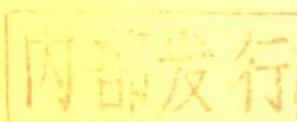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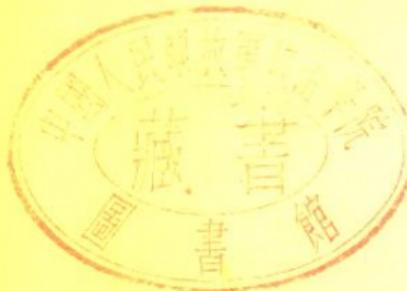


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

宮澤喜一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70110-712/21



国防大学 2 072 8458 9

东京—华盛顿会談秘录

宮澤喜一著

谷耀清譯

(内部读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宮澤喜一

东京—ワシントンの密談

实业之日本社

根据日本实业之日本社1956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东京—华盛顿会談秘录

〔日〕宮澤喜一著

谷耀清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四) 0.70元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frac{5}{8}$ · 字数 136,000

1965年8月第一版 196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99

序

这本书是从1949年到1954年，日本同美国关于政治、经济談判的記錄，前后涉及占領、媾和、独立三个时期。

我作为躬与其事的人，根据手头从未发表的当时的文件、資料以及那些日子的日記，写成了这本小册子。

对于我国在这六年当中所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的問題，今天还存在着尖銳的意見分歧，但是，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支持哪一方面，而是要把历史尚未作出結論的这一时期的日美談判经过尽量如实地記述下来。

不过，这本小册子所包括的事实毕竟是作者亲自参与过的，在写作中究竟能排除多少主观成分，恐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

195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約瑟夫·道奇与麦克阿瑟总部	1
約瑟夫·道奇的登場	1
道奇与麦克阿瑟总部	2
当时的日本经济	5
砍断“竹馬的脚”	7
法延博士大发牢骚	9
政府的預算案彻底垮台	11
一美元对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	14
道奇的信被束諸高閣	17
第二章 派往華盛頓的密使	19
被占領后首次訪美	19
对媾和的試探	22
战敗国的大藏大臣	24
吉田的絕密口信	28
華盛頓的空气是复杂的	31
訪美“礼品”事件	33
盟軍总部的严厉斥責	36
占領軍与日本政府的对立	38
杜勒斯策动媾和	39
道奇再度来日	42
道奇的失态	44
第三章 决定历史命运的和会	48
麦克阿瑟被免职	48
对日和約的原案	50

为参加和会对民主党所做的工作	52
苦米地答允出任代表	56
吉田首相一行前往旧金山	59
和会的幕后活动	60
和約是否成功	68
第一个問題——千島群島	69
杜勒斯的看法	69
苏联的主张	71
吉田全权代表的发言	74
第二个問題——日美围绕“基地”問題的摩擦	77
現在回想起来	80
吉田首相在和約締結后的心情	81
道奇最后一次来日	83
第四章 在墨西哥举行的日美会談	87
奇袭式地解散国会的前后	87
墨西哥之行	91
在墨西哥举行的日美会談	93
一个女人和五十个財政部长	94
吉田和鳩山开战	99
第五章 池田一罗伯逊华盛頓会談	103
一枪焉能置我于死地	103
重整軍备变成了政治問題	105
基地問題的产生	107
接受美援的经过	109
保安厅長官的进军号角	115
吉田首相使杜勒斯无可奈何	119
吉田一重光会談导演紀要	122
池田一罗伯逊华盛頓会談	127
吉田首相致杜勒斯的意見书	130

拖延討論“防務問題”的策略	133
池田和羅伯遜關於“軍事力量”的問答	136
杜勒斯—池田會談	140
1953年10月8日的備忘錄	142
蘇聯怎樣進攻日本	144
五角大樓的計劃	147
“池田防務計劃”的真相	149
美方的答复	155
日本方面的真实圖意——10月19日的備忘錄	159
同外國新聞記者的奇問怪答	164
美國的真实圖意——10月21日的備忘錄	166
促進雙方接近的努力終未成功	169
美國一再催討欠債	174
聯合聲明是怎樣寫成的	176
第六章 吉田首相最後一次訪美	178
日薄西山的吉田內閣	178
吉田首相出訪歐美	179
先遣隊前往華盛頓	180
愛知激怒羅伯遜	181
購買剩餘農產品的談判經過	184
雞尾酒會上的一場激烈爭吵	186
國防部長威爾遜的一次失言	189
吉田先生的生意經	191
吉田首相在華盛頓	193
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午餐會	195
吉田—艾克聯合聲明是怎樣產生的	196
《紐約時報》的估計	200
吉田首相下台	202

第一章

約瑟夫·道奇与麦克阿瑟总部

約瑟夫·道奇的登場

当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在1949年1月举行的众議院大选中获胜而正要着手組閣的时候，報紙的一个角落上出現了道奇这个名字，他是2月1日抵达日本訪問的当时美国陸軍部长罗亚尔的一名隨員。

吉田新内閣正式成立于2月18日。在这以前的大藏大臣是大屋晋三。我还記得，大屋晋三是在原任大藏大臣泉山三六由于酒后失检在国会里当场出丑因而丢官罢职之后，暫代这个职务的。

当时，大藏大臣每星期三要同占領軍总部的经济科学处处长馬貴特少将举行例行会晤。

2月5日星期三这天，大屋大藏大臣及其隨員又去訪晤馬貴特时，座上多了这位道奇。这是我初次見到道奇本人，并且听到他讲话。

吉田新内閣几天之后就要誕生了，大藏省面临着一个紧急問題：應該在何时把1949年度的預算案編制好。事务官員的意見是至迟要在3月10日以前把預算提交国会，因此必須在这以前編妥，以便和总部进行商談并取得同意。

大屋大藏大臣陈述了这种情况之后，馬貴特就用軍人的命令口吻回答說：“那太迟了！为什么不能更快一些編好？要知道，总部也需要有充分的研究时间嘛。”就在这时，初次

參加這種會談的道奇開口說：

“本人這次是初次來日，事前曾和杜魯門總統及其他美國政府首腦進行過充分商討。從美國方面看來，日本還沒有很好地利用給日本的援助物資。按理說，日本政府把援助物資賣給國民以後，就應該很好地利用這筆款項，可是不知道日本方面把這筆款項搞到哪兒去了。像這樣，就是再給一些援助，對於制止通貨膨脹也無濟於事。

本人認為，要想重建日本的經濟，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使預算保持平衡。怎樣才能使預算保持平衡呢？這只有不花錢，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當然，政府若沒有足夠的經費，就不能推行各項工作，而國民也注定要跟着吃苦。不過，一個遭到這樣慘敗的國家的國民，不吃一些苦頭，怎麼能站得起來呢！如今對日本國民來說，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要勒緊褲帶；而對當前的日本政府和占領軍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勇于把這種生活強加給日本國民。

簡單說來，就是大家要暫時拋開夢想，從最‘無情’的現實立場出發，從頭作起。除此之外，別無出路。”

道奇的講話大意就是如此。我們聽了這番話，只覺得這回可來了一個厲害的老頭子，可是，當時作夢也沒想到在這以後的一兩年，他說的那些話竟完全付諸實行了。

道奇與麥克阿瑟總部

感到驚訝的不僅是我們，因為當時道奇一半是對在座的總部的美國人披露自己的見地。

總部主管財政經濟的經濟科學處，從來是由一些文職人員根據協商制來決定一切的，馬貴特將軍只不過是個牌

位。这些文職人員多半是相當極端的新政派^①，他們過分相信人的能力可以有計劃地調整經濟。因此，幾年來他們制定新的物價體系，訂立新的工資基數，認為只要這兩者協調起來，就能夠造成經濟平衡和經濟穩定。這種空中樓閣似的夢想，他們却堅信即使在這缺衣少食的戰敗國也一定能夠實現。事實上，不知進行過多少次嘗試，到頭來都是物價標準被黑市價格突破，接着就爆發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就是造成了“物價和工資的惡性循環”。政府為應付這種惡性循環，一年之內曾提出過多達十次的追加預算；雖然如此，那些新政派卻毫不氣餒，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繪制着新的藍圖。

因此，當道奇說什麼重建日本經濟的根本在於“勒緊褲帶”、必須拋開夢想回到現實來這番話的時候，最驚訝的自然就是這些人了。同時，這些人的心裡似乎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你懂得什麼！一個唯利是圖的銀行老闆竟到這裡吹起牛來了，國民經濟和經營公司、銀行可不一樣！

當馬貴特認為3月10日以前提出預算太遲、要求大藏大臣盡早提出的時候，這位道奇老先生却好像沒有聽見似地接過來說：能提前當然最好，不過我這次打算坐下來慢慢地研究研究你們的預算。這句話也給了大家一種異樣的感覺。

2月18日，吉田內閣正式成立，池田勇人出任大藏大臣，決定讓我作他的秘書，所以池田先生曾和我商量今后應該怎麼辦的問題。

當時，占領軍是最高的統治者，日本官僚最費心思的就是

① 新政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33年上台後為挽救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採取的施政綱領。——譯者

采取什么方式拉攏占領軍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一味逢迎而獲得成功的例子固然很多，反抗到底而博得賞识的例子也不是絕無仅有；在統治者之間製造矛盾，即以統治者的所謂分而治之之道還治統治者之身，以圖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手段虽然是老一套了，但有時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因此，坦率地說，當時我心裏想：這次新任大藏大臣的出路，就在於多少再加把勁兒來擴大道奇和原來那幫新政派之間的分歧，這樣作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何以我會有這種想法呢？因為這幾年，日本財政當局受馬貴特這位挂名處長和他手下那幫新政派的氣也確實受够了。財政當局多年來養成了一種尽量少花錢的脾氣，拆穿來說，就是不大贊成什麼穩定物價和提高工資，而主張實行財政緊縮，但是這種主張卻被新政派壓制了多年。就在積憤難平的時候，道奇突然出現了。對於道奇，他們雖然一無所知，但未始不想利用這個貌似頑固的老頭子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夙願。至少他們有過這樣共同的想法：坐道奇的船比坐新政派的船容易。不料想，上了道奇的船之後，才發現是上了一條賊船，所受的待遇遠比想像的還刻薄。不過，這是以後的話了。

這段內幕新聞就此打住，言歸正題。吉田新內閣鑑於成立後必須尽快向總部提出1949年度的預算案，所以內閣一成立就把大藏省事務官員在選舉時期編制的預算案送交總部了。

在大選時，吉田茂的自由黨曾作出許多動聽的諾言：什麼減征所得稅，廢除不受人們歡迎的營業稅啦，什麼把公共事業費增加到一千億日元啦，什麼尽量簡化統制經濟的麻

煩手續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大藏省事務官員所編制的預算，实际上只采納了其中对財政有利的部分，勉强应付。

苦于征稅困难的財政當局对于減征所得稅、廢除營業稅等項表示贊同，但对支出庞大的公共事業費則表示反對。至于簡化統制，他們并无異議，結果，看來只有所謂“補助費”可以大量削減，于是对補助費进行了大刀闊斧地削砍。

当时的日本经济

这里我并不打算詳細談這個問題，只是考慮到今天比較年輕的讀者对当时日本的产业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想簡單地說明一下。那时，所有的物資都有所謂的公定價格，而构成产业基础的钢铁、化肥、煤炭等的生产費用，虽然因企业而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企业的生产費用都大大超过公定價格。政府为了对消費者維持公定價格，只好發給生产者補助費，补贴其生产成本高于公定價格的部分。

此外，对于进口物資，也从維持國內低物价的觀点出发，同样由政府补贴进口价格与公定價格之間的差額。至于日本出口的物資，如果价格高于国际价格，也由政府补贴其差額，使之能够同外国产品競爭。

如后所述，道奇所以說日本的經濟是靠“竹馬的脚”^①来支撑的，这是由于他认为，无论日本國內消費物資或进出口物資都离不开政府的补贴。換句話說，日本的整个經濟

① 竹馬是足踏双竹而行的一种游戏，类似中国的高蹻。道奇曾在日本发表談話，說日本的經濟像脚踩竹馬一样，步子迈大了就有跌掉牙齿的危险，因此必須砍斷“竹馬的脚”，以便使日本的經濟“稳定”下来。

——譯者

结构不是建立在扎实的“商业基础”上，而是头重脚轻，根基非常不稳。

要問这些补助費在最多的时候究竟达到了多大的數額，今天已经不能作出正确的估計。原因是，如前所述，因为政府把美国的援助物資（当时称为投放物資）售出之后，就把所得的价款一古脑儿用来支付这里所說的补助費。至于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却无賬可查。道奇对此作了整頓。他把出售援助物資的价款一律存入一个称为“对等基金”的特別賬戶，此后，对援助物資銷售价款的管理就井井有条了。与此同时，道奇还把迄今为止盲目支出以致造成浪費的补助費，如后所述，作了大幅度的削減。但是，这样削減之后，1949年度的补助費还是超过了二千亿元日元，几乎占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三十。

原来，大藏省的事务官員在編制第一个預算案的时候，曾经把这项补助費壓縮到七百亿元左右，但是，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项数字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計算出来的，而是随意編造的。首先，他們从经验出发，认为占領軍总部的那帮新政派反正还要大量增加补助費，現在索性定得低低的。其次，他們是和不负責任的自由党赌气：你們光会在竞选中唱高調，什么減稅啦，什么增加公共事業費啦，可是不考慮財源，現在咱就只有拿补助費开刀了。

总之，在占領軍总部里，道奇根据这一預算案开始了研究；在日本方面，吉田新內閣也在內閣會議上就此展开了討論。內閣會議上，人們議論紛紛，都認為預算里的公共事業費过少，不符合竞选諾言。

砍断“竹馬的脚”

从那时起大約过了半个月，在1949年3月1日正式举行了道奇一池田会談。这次会談后来竟成了报刊喧囂一时的新聞。于是，后来被人們称为不景气象征的道奇路线，也就从这一天起，开始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道奇对日本的財政经济研究了半个多月之后，在那天的会談中大致讲了如下一段話：

“第一、日本的经济目前正站在价格补助費和美援物資这两根竹馬的脚上。要想使日本经济真正脚踏实地，就必须把竹馬的脚砍掉。但是，要不先弄清它有多长，便无从下手。从到目前为止的日本財政情况来看，所有的补助費以及带有补贴性质的开支，都是暗来暗去，从来就不見諸預算。因此，我认为必須首先把这些暗中的开支摆到桌面上来——他在这里用了exposure(揭露)一詞。

第二、日本复兴金融金庫自战后成立以来，已经投放了大量的資金，而今年大藏省所提出的預算案，又規定政府再向該金庫拨款四百亿日元。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今天，日本的经济已因通貨膨脹而瀕于崩溃，如果还要用投資的名义增加开支，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現在已经到了关掉水龙头的紧要时刻了。

第三、你們在竞选中所作的减征所得稅、废除营业稅等諾言是根本錯誤的。一方面要关掉水龙头，另一方面要把多余的水抽上来，这是本人的两大方針，抽水的工作当然是指征收捐稅而說的。據說，外間把营业稅叫做什么‘恶稅’，然而本人从未听说过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有过什

么‘良稅’。”

道奇的发言内容大致就是如此，这就是此后一两年指导日本经济的道奇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些姑且不談，总之，自由党在竞选时提出的减税、增加公共事业費等等动听的諾言，就完全成了空話。

只有一点，道奇和池田大藏大臣非常抱有同感，那就是上面也曾談到的，大藏省編制的預算对补助費作了大刀闊斧的削砍。对此，道奇表示极为滿意。不过，上面已经提到，总部里有很多的新政派，他們坚信发放补助費是勿須提高物价就能增加生产的一条捷徑，并且像一般新政派那样，用各种統計資料来证实自己的論据，经常說什么如果取消钢铁的补助費钢材的公定价格自然要暴涨，那么这种涨风就会立即席卷整个产业，引起一般物价的普遍上涨。这样以来就非提高工資不可，結果是生产停頓，民生凋敝。他們把情况描繪得这样可怕，就連道奇也一时打不定主意。

所以在 3 月 1 日那天，道奇向池田藏相問道：

“您一再主张停发补助費，可是您认为停发之后物价会怎样呢？例如以钢铁而論，将发生怎样的变动呢？”

池田藏相听了馬上回答說：

“削減钢铁补助費，当然不免带来一些后果。不过，現在的統計資料是不太可靠的，所以除了大胆地作一番嘗試之外，沒有其它道路可走。”

当时，池田藏相也并非胸有成竹，而是由于逐步取消經濟統制是自由党許下的諾言，况且无论减税或增加公共事業費，或者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只有把削減补助費当作唯一的財源。看来，他是在无計可施的情况下才这样回答的。

法延博士大发牢騷

总之，当时在这一点上道奇和池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有一次池田藏相說：“教儿童学会游泳的最快的办法，是把他投进海里，只須在他将要淹死的时候，拉他一把就行了。”那时，道奇也面带微笑，表示贊許。

过了一天，3月3日，道奇传話让池田悄悄地去見他，于是池田就帶我去了。見面之后，道奇劈头就說：

“現政府在选举中提出废除营业稅的諾言，似乎頗受选民欢迎。但是，本人认为，正如目前会上所談，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各項捐稅只能尽量多征，所以反对你們廢除。这一点不管您和內閣总理怎样坚持也沒有用。关于这个問題，本人想了很多，觉得由本人出面提出反对废除捐稅的意見，就不致使你們的政府和党为难了。”

池田听了赶忙表示，这一点碍难从命，希望不要发表这样的声明。

3月9日，星期三，又是大藏大臣和馬貴特举行例行会晤的日子。这天道奇沒有在座，于是在那帮新政派中居于首席地位的法延博士发言說：

“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把預算平衡了，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本人对此实在不敢表示贊同。这样做如果使生产降低，出口减少怎么办？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稳定物价，增加生产。”

我們听着不禁心想：瞧，果然来了。事情大概是这样：自从道奇到来之后，事事都和新政派原来的方針相左，这已经使法延好大不高兴，而池田偏偏要和道奇接近，一唱一

和，这更使他觉得不是滋味，所以才在这里发泄不滿。

池田听他說完之后，若无其事地說：

“本人身为大藏大臣，认为平衡預算最为重要。您談到稳定物价之类的話，然而，一个专靠补助費支持的经济是永远不能同外国竞争的。溫室里的花固然娇艳，可是它却禁不住外边的冷风，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本人今后将努力打破溫室的玻璃。”

法延始終是滿脸的不高兴，馬貴特在池田說完之后，还諷刺地說：“好一篇漂亮的演說。”从那时起，馬貴特同池田就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占領状态結束的时候。

这天下午，道奇又和池田会晤了。道奇在談到两三天前接見日本記者团的情况时頗为得意地說：“我已通过報紙給日本国民做了一次精神按摩(Mental Massage)。”当問到這句話的意思时，他回答說：“我是要給日本国民的脑筋作按摩，讓他們逐漸轉到我所指引的方向来。”我們心想，你这老头子固然很精干，可是你的脑筋也有稍加按摩的必要。

道奇还說，在那次接見新聞記者的时候，有人提出“为了謀求经济的稳定是否可以不顾生产和放弃平抑物价的努力”的問題，他的回答本来是“本人希望实现沒有 fiction (虚构)的稳定”，但是翻譯把“fiction”听成“friction (摩擦)”，譯成了“沒有‘摩擦’的稳定”，結果弄得不知所云。总之，当时日本国民对道奇的为人是一无所知的。

就在同一天，池田藏相說：“从您的談話看来，本年度的預算将是一个非常紧縮的預算，因此，对失业問題就有必要研究出一个妥善的对策。”这时道奇回答說：

“本人认为，对付失业問題的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制造失业者。兴办公共事业虽能吸收一部分失业者，但是它所